

清风正气歌

# 焦桐花又开

■马禄楠



来到这棵粗壮高大的焦桐跟前时，是谷雨节气的第三天上午。

抬头，淡紫色的桐花在焦桐枝头绽放，沉静且素雅；放眼，周边的泡桐林花团锦簇，散发出淡淡清香。

这是一棵不寻常的泡桐树，是焦裕禄同志亲手栽种，今年已62岁。

当年兰考风沙成丘，仅焦桐所在的朱庄村就有大小沙丘84座。一到春天，风沙肆虐，小麦不是被沙埋掉，就是被风吹得七零八落，一亩地收不到40斤麦子。

1963年3月，焦裕禄来到这个村，带领群众在沙土地上种泡桐。种好50亩泡桐林后，见路边还有一棵瘦弱小苗，他捡起来就挖坑种下。

焦裕禄说：“别看这棵苗子个子低，但是很好，等长起来了，可能比其他树长得还快。”

果然，当年那棵“小麻秆”不负所望，如今已是冠幅覆盖近20米范围的参天大树，被列入开封市古树名木保护名录，编号“汴兰林0001”。

树前的《焦桐简介》碑上刻着：兰考“三害”，风沙为最。焦裕禄同志汲取干部群众智慧，找到了广植泡桐治理风沙的良方……这棵泡桐已成为焦裕禄精神的象征，被兰考人民亲切称之为“焦桐”。

望着眼前的焦桐，我忽然想起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一次经历，那是去河南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探望住院的家人。病区护士长说，焦书记生病后期就住在这间病房。我顿时有些激动，看看脚下有些斑驳的水磨石地板，脑海里

浮现出新华社记者穆青、冯健、周原写的长篇通讯《县委书记的榜样——焦裕禄》中那段话：“……我死后只有一个要求，要求组织上把我运回兰考，埋在沙堆上。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，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！”我想，这个要求或许就是在这间病房里提出的。

我在小时候看过宣传焦裕禄事迹的连环画，中学时代又学过通讯《县委书记的榜样——焦裕禄》，在南阳盆地平原区长大的我，一度心存疑惑：地处豫东平原的兰考为什么会有沙丘？为什么会有风沙和盐碱？后来才知道，这是黄河改道决口造成的。

相关历史与原因，在兰考县的东坝头黄河治理展览馆可见端倪。兰考东坝头，九曲黄河在这里完成最后一道大转弯，滔滔河水由此地折向东北。

史料记载，南宋以降的黄河决溢史，大部分是在写这个地段；明代以来有历史记载的决口中，发生于东坝头位置的就有100多次。很难想象，今天兰考县城的主干道黄河路，居然是明清黄河故道的主河槽。

由于兰考县地势低洼，洪灾过后积水难退，土地大面积出现盐碱；黄河改道北流之后，故道及河滩上泥沙仍在，加之东北风沿黄河河道强势南下……这些因素共同作用，形成了兰考“三害”：内涝、盐碱、风沙。

焦裕禄是如何带领兰考人民治理“三害”的呢？

“尊重事实，尊重逻辑。”到兰考后，他带着“三害”调查队，一年步行五千

里，找风口，探水路，风雨无阻，不避寒暑。他带领调查队不仅把“三害”的来龙去脉查了个一清二楚，还从老百姓保护坟头的细节里想到了治沙偏方。他倡导种泡桐，因为泡桐成活率高、生长快、材质好、防风固沙效果好，还特别适合兰考的盐碱风沙地。

办法管用，一出手就抓住了要害。兰考人民信服焦书记，更铁了心跟着焦书记干。经过连年奋战，兰考人民把连片的沙丘改造成了泡桐林和刺槐林，把20多万亩盐碱地改造成了良田。

如今的兰考，到处是亭亭的泡桐。它们全身是宝：根，防风固沙；躯干，制作板材；枝杈，粉碎后可加工成胶合板；花和叶，还是一道风景。

有意思的是，黄河故道的沙土，淤泥掺和后形成了特殊土质，生长在这种土质上的兰考泡桐，木质料理更加清晰密集。用兰考泡桐制成的乐器音板，声学性能独特，共鸣极好。当地人就地取材，制作古琴、古筝、琵琶等民族乐器。兰考泡桐制作的乐器逐渐闻名遐迩，兰考县也荣获“中国民族乐器之乡”美誉。

当地一位领导曾动情地说：“60年前，他栽下了一棵泡桐，现在正孕育着一个千亿级的家居产业，长成了一个占全国产量30%的民族乐器产业。”从“抗灾树”到“摇钱树”，泡桐在兰考大地上奏出了安民、兴民、富民三部曲！

返省时，我再次来到焦桐树下，春风依然。仰望、凝视，焦桐犹如无字的纪念碑，无声无息却带给人们无尽的

思考——

一棵普普通通的泡桐树，因为跟一位共产党员的姓名相连，被兰考群众誉为“焦桐”，成为一棵不朽的精神之树；

焦裕禄在兰考工作了457天就病逝在岗位上，他心中装着人民，唯独没有他自己；共产党人的公仆情怀被他诠释得淋漓尽致。

焦桐正西不远处，横卧着一块巨石，上面镌刻着习近平同志写下的《念奴娇·追思焦裕禄》。有游客近前诵读——

魂飞万里，盼归来，此水此山此地。百姓谁不爱好官？把泪焦桐成雨。生也沙丘，死也沙丘，父老生死系。暮雪朝霜，毋改英雄意气！

依然月明如昔，思君夜夜，肝胆长如洗。路漫漫其修远矣，两袖清风来去。为官一任，造福一方，遂了平生意。绿我涓滴，会它千顷澄碧。

当此时，万千喇叭状桐花随风微动，正把焦桐花香飘向更远的地方……

上图：今年树龄62岁的焦桐依然枝繁叶茂。 魏文元摄



扫描二维码，观看焦裕禄精神相关视频  
技术支持：甘祖昌

## 人在军旅

如歌岁月，写下绿色诗行

清晨的海面荡漾着薄雾，曙光尚未照临。汽笛声传来，战舰即将归港，急需电力保障。然而，一处供电设备突发故障，警报声响起。片刻后，故障被顺利排除，明亮的灯光瞬间照亮码头。

我向码头值班室方向走去，在一旁的配电房里，见到了中士陈玉——一位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海军水电保障兵。初见陈玉，他那被海风和烈日雕琢得黝黑粗糙的脸庞给我留下深刻印象。

窗外，天色逐渐亮起，一阵海风骤然刮起，窗子响起“嘎吱嘎吱”的声音。他起身关窗，费力地转动着有些锈蚀的把手。“海风的腐蚀性挺强啊。”听着我的感慨，陈玉说：“我第一次来到码头时，只觉得海风轻柔又新奇，现在呼啸的海风，却成了日常的‘较量对象’。”

风势稍小，我们走出值班室。他提着工具箱开始了日常维护保养工作。受海风影响，配电设备表面时常附着盐霜。清理盐霜、检查线路、紧固零件，陈玉娴熟地完成整套流程。

面积不大的码头值班室被陈玉和战友称作“水电号军舰”。舰艇官兵有“百人同操一杆枪”的说法，而陈玉的眼中再次浮现水电保障兵的骄傲，他说：“我们虽然只有三四个人，但这些年‘水电号军舰’保障过上百艘次的舰艇。”

上午10点，海边的温度和湿度让人感到舒爽。陈玉走回值班室，调配好防锈漆后，他再次带着我走向码头。“配电设备、水网井盖、系缆柱……这些裸露在码头面的设备都需要定期涂刷防锈漆。”陈玉边走边向我介绍着需要涂刷的区域。

他手持沾满深蓝色防锈漆的刷子，在配电箱表面刷动，动作沉稳有力。日头渐升，汗水顺着陈玉的脸颊不断滚落。不一会儿，系缆柱再次焕发出黝黑光亮的色彩。他说：“刷漆可马虎不得，只有涂刷均匀，设备才能多扛些日子。”

谈及入伍之初，陈玉说：“刚接触水电保障工作时，我完全是个门外汉。电路图像纠缠的藤蔓，水管走向如迷宫，设备操作手册上的术语更是仿若天书。但我知道，干不好工作，就对不起这身军装。”

为了尽快掌握专业知识和技能，陈玉开始了刻苦学习。为了提高接水管的速度和质量，他找来废旧的水管和接头，反复练习。夏天闷热，蚊虫又多，他全然不顾，常常一练就是几个小时。

那年，军港配电房设备更新换代，

## 军港星河

■冯光明 陈宏卿

为了搞懂一种新型配电箱的工作原理，陈玉对照说明书和实物，一点一点地摸索。他把零件的名称、功能一一记在本子上，还画了详细的示意图。遇到不明白的地方，他就向班长请教，厂家的技术人员也常常接到他的电话。

随着人民海军的不断发展壮大，码头上的系缆柱越来越多，系泊舰船的吨位也越来越大。每当军舰靠泊，陈玉的身影便穿梭在纵横交错的管道与密如蛛网的线路间。看着一艘艘军舰进进出出，陈玉的脸上洋溢着自豪的笑容。“虽然不能像舰上的战友那样驰骋大洋，但每次看到军舰顺利出航，我都特别骄傲，觉得自己的工作很有意义。”

傍晚，落日将云层烧成赤金色。陈玉走向靠泊舰艇，同水兵沟通对接次日日的保障需求后，结束了白天的工作。返回值班室，耳畔传来悠长汽笛声——又有军舰即将远航。

灯光逐一亮起，他直起身，望着翻滚的浪花出神。7年前那个懵懂的新兵，此刻眼底映着万顷碧波。他的笔记本静静地放在桌面，翻开的一页写着：“军港的亮光连成星河，照亮奋进路。”

返程的路上，值班室逐渐消失在我的视野中。许久过去了，水电保障兵陈玉和一个个牢固立在码头面的系缆柱，仍不时浮现在我的眼前。

## 那年春光

■洪福乐

服务小分队赴高原演出。我们从成都出发，沿着国道一路向西，经都江堰，过汶川、马尔康，终点是位于阿坝州的某执勤点。一路上，桃花红、梨花白、油菜花黄，风光秀美，翠绿如玉的河水静静地汇入岷江。车过马尔康，迎来另外一番景象——原本晴朗的天空开始雨雪纷飞，车队打着应急灯行进在高原山路，深不见底的山谷云雾翻腾；抬头远眺，远处的雪山与茫茫草原呼应，旗帜在风雪中翻飞。

让我感到震撼的是到达点位后看到的景象。远远只见一名年轻的战友身着迷彩，紧握钢枪，伫立在风雪中。他身后群山巍峨，面前草原辽阔。当我们走近了，绿色的岗楼上“哨位就是战位”6个大字映入眼帘。官兵正站在岗楼前面迎接我们。

我们在雪花飘落的操场上看见，有的战士手上有冻疮，有的脸颊皮肤层层干裂……“你们辛苦了。”小分队队员们动情地表达着自己的心绪。“在茫茫的人海里，我是哪一个；在奔腾的浪花里，我是哪一朵……”“哨位就是战位”6个大字映入眼帘。官兵正站在岗楼前面迎接我们。

年轻的官兵与神奇高原融合成一幅壮美画卷，让人感动，也让人敬佩。他们有的来自江南水乡，有的来自祖国东北的黑土地，有的来自繁华的大都市……然而，他们不约而同将青春扎根在这片环境艰苦的高原上。细看脚边的土地，我留意到，一片枯黄之中，是已经破土而出的新芽儿。

## 情感兵站

眺望，军人的情感故乡

窗外的鸟儿奏响欢快的乐章，小河里涨满清水，绿荫也变得浓郁……一切都是欣欣然的样子。无论是枝叶上泛起的层层曙光，还是轻柔拂面的微风，抑或湿润泥土的清新气息，万千气象令人心旷神怡。

拍摄的最后场景，是篝火晚会。孩子们穿着以红和黑为主色的民族服装，胸前飘扬着红领巾，和身穿白色军装的年轻学员手拉手，围着篝火边唱边跳。这些军校学员，早已让孩子们一口一个大哥哥叫得亲热。在欢快的舞乐声中，夜幕下的火光里，映照出军民鱼水、彝汉一家的美好画卷。

“我的理想是当海军。”受到氛围的感染，孩子们纷纷上台发言，几乎每个孩子都说自己的理想是当兵。“我第一次见到的大海，和祖国的军舰在一起。”“当兵将我的内心涤荡。”

拍摄在忙碌中进行。的底文芳作为我们短片中的主角，讲述自己与海军的情缘。司杜老师忙前忙后，安排场地，组织学生，指挥队伍。教学楼、教师宿舍楼顶角安装的两个大喇叭，不断传出他时而轻松时而严肃、时而笑语时而汉语的声音。

“快拍那儿，鹰！”我握着稳定器正在拍摄踢足球的孩子，同行的战友指向山顶的天空。被夕阳映得绯红的穹宇上，一只雄健的飞鸟正展翅翱翔。“那么远”，我问，“是鹰吗？”司杜老师回答说：“是。”

看着鹰，我立刻想到了海鸥。司杜老师他们在青岛的时候，为了让孩子们体验海景餐厅，我和同事把自己的午餐费垫进去，跟一家餐厅的经理介绍远道而来的小客人们，打动他给我们打折。的底文芳和同学们坐在露天的海边餐厅里，吃着黑色的墨鱼水饺，看见远处飞翔的海鸥，就想到山里的鹰。她说，海上的海鸥与山里的鹰，都是精灵。

苍峰，黑山鹰，白石河滩，欢快的操



## 长征

第6445期

## 老鹰山

■高密

见到了声音的源头，一条在山谷间弯折而来的河。学校临河而建，操场边缘齐肩高的围栏外就是河滩。河道里布满石头，大的矗立河中央足以改变水的流向，小的躺在水底圆润如卵。雨季还没来，从大小石头上流过的河水，把同样由石头铺成的岸滩分成不匀称的两半。哗哗声此刻也仿佛变了，变得更清脆起来。

“这条河叫官料河。”司杜老师告诉我，它流入大渡河。没错，“就是有一座铁索桥的大渡河。”我随他前往拍摄点，边走边问：“整夜整夜的流水声这么大，孩子们能睡得好吗？”问完，看着司杜老师憨厚地挠头搜索词语的样子，我觉得自己多虑了。对于这里的孩子，河水分明就是他们的血脉啊。

短片的起点，就在老鹰山下官料河的流水声中。

司杜老师此前带学生到过青岛，参加海军潜艇学院的校园开放活动。在军营里，他们学习打绳结，体验潜艇生活，在绿茵场上飞奔。在海军博物馆，他们看到了战机、军舰，登上了潜艇。在随之而来的海水浴场，他们第一次亲耳听见海浪的声音，与浪花相亲。“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是没有当兵。”那天，这个体格健壮、性格爽朗的彝族汉子远眺海面，稍稍嘶哑的嗓音格外深沉。他有些动情。我应和着说：“人们都说，不当兵后悔一辈子。”

后来，我在微信朋友圈里，常看到他

带着一个虎头虎脑、眼睛发亮的小男孩，眉宇间露着醇厚和聪颖。这次我们来到峨边，再次见到司杜老师，就在官料河边。他很笃定地告诉我：“我儿子，将来一定要当兵！”我说：“好！欢迎加入海军！”说完，我的身体仿佛被河水的声音灌满，或者说是，这大山里至纯至净的河流将我的内心涤荡。

拍摄在忙碌中进行。的底文芳作为我们短片中的主角，讲述自己与海军的情缘。司杜老师忙前忙后，安排场地，组织学生，指挥队伍。教学楼、教师宿舍楼顶角安装的两个大喇叭，不断传出他时而轻松时而严肃、时而笑语时而汉语的声音。

“快拍那儿，鹰！”我握着稳定器正在拍摄踢足球的孩子，同行的战友指向山顶的天空。被夕阳映得绯红的穹宇上，一只雄健的飞鸟正展翅翱翔。“那么远”，我问，“是鹰吗？”司杜老师回答说：“是。”

看着鹰，我立刻想到了海鸥。司杜老师他们在青岛的时候，为了让孩子们体验海景餐厅，我和同事把自己的午餐费垫进去，跟一家餐厅的经理介绍远道而来的小客人们，打动他给我们打折。的底文芳和同学们坐在露天的海边餐厅里，吃着黑色的墨鱼水饺，看见远处飞翔的海鸥，就想到山里的鹰。她说，海上的海鸥与山里的鹰，都是精灵。

苍峰，黑山鹰，白石河滩，欢快的操

## 记忆

怀念，传递精神能量

第一次到四川省峨边彝族自治县，我们直奔老鹰山。这座山的名字，我是听一个名叫的底文芳的彝族小姑娘说的。老鹰山，挺好的名字。何况，这座山上，真的常有老鹰飞过。

山脚下的一所小学是海军潜艇学院的援建对象，也是我们此行的目的地。“我们这里条件比较简陋。”抵达时，天已墨黑，负责接待的司杜老师领我们来到一间空置的学生宿舍。灯“吧嗒”一亮，8个铺位，带卫生间，除了铁床架、花被褥，宿舍再无其他设施。暖心的是，学校特意准备了插排，因为我们前来的任务是给孩子们拍一部短片。

安顿完摄影器材，坐在床上，我打开笔记本电脑准备构思脚本，却被一只飞蛾打乱了计划。它体形硕大，通体乌黑，砰砰撞击屏幕的翅膀强劲有力。很快，在随之而来的蚊虫叮咬中，我只得关机，躺下，把头埋进大花被，连鼻孔都不敢留在外头。就这样打腹稿吧。心情刚要平复的时候，一阵强劲的水流声突然灌满耳朵。哗哗的，远远的，又似乎并不远，似乎永远不会停歇。哪里来的河？

清晨，我是在流水声中醒来的。我抢在欢腾的孩子们之前来到操场，终于